

華人教會一枝筆：文宣士劉翼凌

劉翼凌先生於1903年九月十四日誕生，1994年十月二日離世，在世寄居的日子是九十一歲。

記得寇故監督世遠先生說過，劉先生是“華人教會第一枝筆”。這話不是不懂文藝的人盲目吹捧，也不是溢譽之詞。

這句話，是指他的文筆高越說的。那枝筆，為了主使用，流露出多種著述翻譯的書籍，許多篇文章，是教會內外所熟讀熟知的；但我特別欣賞他的詩。他的詩清雅絕俗，平易可誦，有時帶豪邁之氣。

這句話，也可以指他的筆法，特別提草書的造詣。故青年音樂家李英，也是在草書上很有成就的，在其所作草書千字文敘中說，劉先生的草書，是于右任以後的第一人。可見其手筆之高。

如此說來，劉先生可說是“詩書雙絕”。但他並不用以沽名，也不引以自傲，更不曾低鄙到想藉此以大賺其錢；他的文章，詩詞，書法，都是用來榮耀主。他是真實的基督徒文人，文宣士。

筆之所以稱為第一，還要看其作品的特質，也就是其永恆的價值所在。

蘇轍(子由)曾說：“文者氣之所形。然文不可以學而能，氣可以養而致。”(見“上韓樞密太尉書”)他是說，文章在於氣質。接著，舉孟子為例：因為孟子“善養吾浩然之氣”，所以為文“寬厚宏博”；又舉司馬遷：因他周覽天下名山大川，與豪俠交游，“故其文疏蕩，頗有奇氣”。這二人都不是學作文章如此，而是其氣流露，形之於文的結果。

為文如此，寫字又何獨不然？唐朝的柳公權，書法勁秀，唐穆宗甚為欣賞，問他怎能寫得那麼好。柳公權說：“用筆在心，心正則筆正。”這是說，要寫得好字，先得作好人。古希臘哲人的看法也與此相似。柏拉圖和亞理斯多德都相信，品格好的人，在歌舞行步上也自然會好。

劉先生因為特有的修養與品德，使他的詩文與一般的名利小人不同。自然的，這種才質流露出來，會得到人欣賞。

早年欣賞他的，是陳樹人先生。那時，劉先生在僑務委員會任職。論官位，陳樹人是僑務委員長，部長級的特任官；論文名，陳是嶺南派的名家，詩書畫都極佳妙，與當時的雙照樓主汪精衛主席齊名。論年齡，他跟陳的兒子相彷彿。劉翼凌不過是科秘級的小官，而在陳樹人1938年出版的詩集戰塵集，居然請劉作序。當時的國民政府顯要中，還有許多學人文人，為陳的著作寫過序的有：蔡元培，柳亞子，經亨頤，孫科，汪精衛等人，而陳竟然請一名年三十幾歲的後生小子作序！（見劉翼凌：“往事塵憶戰

塵”，文宣第 79 期)此後，陳的著作都是由劉作序。這是對他詩文欣賞推崇的證明。

陳樹人在一首“對月吟”五古百韻的長詩中說：

難忘素心人	吾黨二三子...	最憶陳曙風	溫溫瑚璉器
狂俠亦溫文	功名早敝屣	交游二十年	攜謙尊德齒
比來道益進	不求復不悋	愛人救世界	服膺基督理...
其次憶劉子	觥觥翼凌氏	此君氣概豪	風骨亦俊異
天馬行空中	不受勒與羈	自笑受人哄	曾作狢獠戲
共事亦十載	患難不相離	官閣每會文	驚座發奇議...

可見他們的交往，不在世俗的官位，而在“尊德齒”，以年高與有德為尚。是那位陳老曙風，首先在未信主的劉先生心中，播下福音的種子。在劉著美心集裏，有“報曙風書”：

時非凶歲靈無食 自照心魂已日枯
多謝故人樂施捨 時時為我說耶穌

我們無從確知，陳老的生活與話語見證，對日後劉先生皈依主有多大的影響，但這是歷史上的淵源。

1948 年，劉先生在巴基斯坦信了主。在由探索到皈依的過程中，從宣道文字得很大的幫助：首是聖經，其次是一本戴德生的傳記 *Hudson Taylor: The Man Who Believed God*, by Marshall Broomhall.

信主以後不久，他即開始作文字宣道工作。神藉著兩個人賞識他，幫助他，以後與他同心在文宣上事奉：一位是內地會文字工作委員會的賴恩融牧師 (Leslie Lyall)，一位是主持宣道出版社的包忠傑牧師 (Paul Bartel)。先是翻譯工作，接著，是寫文章，出版書籍；以後，延請劉先生入證道出版社，並主編燈塔雜誌十一年 (1956-1967)。

在同工中有知音，還需要讀者中的知音。作文字工作的困難很多，但更苦的是孤單的感覺，不被認知：看的人不多，看得懂的人更少。一枝出色的筆，自然是陽春白雪，知音少，可是卻不缺少批評的人。

在燈塔出版之後，有人看了說，印刷的太漂亮了：一精美就不夠“屬靈”了。因為那時的燈塔，是以美國新聞處出版的今日世界同樣水準設計的，有些宗教人看慣了白紙印上黑字交帳的出版物，以為太現代化。現代人物就說，封面上“燈塔”兩個大字，寫得不好。其實，那是唐代大書法家顏真卿所寫的“多寶塔”碑拓印出來的。(見劉翼凌：枯杖花，頁 26) 一般人對字的欣賞水準如此，對文學的欣賞能力還用得說嗎！不過，燈塔到底是通俗刊物，銷行還差強人意，而且多是宣教士推廣的成果；論道書籍就更不行了。

以後，劉翼凌先生來了美國，又創辦了宇宙光雜誌，繼續辦文宣雙月刊。“宇宙光”和“文宣”的封面字，是集王右軍書法。有人看了，也批評說是寫的差勁；跟他講是王右軍所寫的，竟然瞠目不知其人是誰，以為武夫軍人怎會寫字！說起王羲之的大名，還不錯，他倒聽說過，只是搞不通怎的右將軍羲之會是同一個人。

劉翼凌創辦文宣的時候，已是七十三歲的高齡了；是孔子嘆“獲麟”而辭世的年紀。他竟然開始作更艱鉅的工作：提醒教會“以文載道”，還要作育以文載道的文宣士。這種精神，這種遠象，這種使命感，真是值得欽佩，值得效法。到現在，教會注重“文宣”的程度，還是嫌遠遠不夠；可是“文宣”用來作術語，已經大為流行：文宣社是1976年成立的，在此以前，沒有人如此使用，現在已甚普遍。不過，“文宣”原意是“文字宣道”；現在不僅不限於宣道，連宣傳反道的文字，也使用這名詞，只當作文字宣傳的簡稱。我們該怎樣想法？

劉先生的一生，跟英國詩人但恩(John Donne, 1572-1631)相似：但恩前半生以詩文名世，後半生作了聖保羅大教堂的首牧。詩人凱路(Thomas Carew, 1594-1640)有兩句詩：

這裏躺臥著兩祭司，都是最好的：
先獻給亞波羅，最後事奉真神上帝。
Here lie two flamens, and both those the best:
Apollo's first, at last the true God's priest.

這話用來為劉先生的一生作結語，也正恰合。

劉先生寫過一首七律，其中有兩句自述：

聖事豈容爭意氣
生平最鄙用權謀

這是說，他最不喜歡用手段。他作過官，卻不是貪官，賊官；後半生信了主，在教會裏，卻不是那種用心計，耍手段的教僧，教棍。這是多麼難得呢！人不僅在乎其有多少作為，卻在乎其有所不為。這才是真正的成功。這才是文宣士和傳道人應該有的精神，必備的氣質。

記得：在1978年，我們從俄立根州南下加州訪晤，劉先生甚為振奮，有詩志盛，並以相勉。那時候，他已經年高七十五歲，還仍健旺，期望共同振興文宣事工。

于中旻教授遠道來枉顧賦詩迓之

飛馳六百哩相存 此日雙流匯義津

莫道古風今又見 如君高誼古無倫

曾拋殘睡讀君書 史筆誅心憶董狐
引鏡直言嚴斧鉞 至人異夢早相符

哲士桓桓戰士姿 並肩赴敵豈容遲
海山勝處安營好 秋以為期定可期

這裏不僅可見其詩清新可誦，更可見其為文宣熱誠，秉心正直，臨老不衰，十分難得。

現在，劉翼凌先生已經放下了他的筆。盼望教會的主在華人中，在讀過他書的人中，興起更多的筆來，奉獻在主的祭壇上，為主所用。願大家努力支持文宣聖工，造就文宣士，以文載道，弘揚福音。

四十年前四本書

那是一冊四十年前的照相簿。黑白的相片，有些已經褪色了，有的變黃了，有的脫落了。

那是時間的記錄。...

照片越黃，照片中的人越是青年。

“那是曾住過的舊房子。那是隆慶，只有十幾歲的少年。哎，這裏是怡芳和傳芳。...”

說話的維廉，看來並不老。一個巴基斯坦人，頭髮有些斑白了；額上有些皺紋。他穿著深青色西裝。六十三歲。

他仍然是那個 William Gill。

1951年五月二十五日。二十四歲的維廉，一個空軍航空工程師，剛走出家門。地點是在達卡(Dacca)一條靜謐的街道上，

離聾啞學校不遠。那時，東巴基斯坦還沒有脫離西巴基斯坦，孟加拉共和國還沒有誕生。

怡芳和傳芳，是兩個中國小女孩，一個八九歲，一個七八歲，迎著維廉走來：臉上帶著些頑皮的神氣，卻是純潔天真。他們問：“你是基督徒嗎？”

在巴基斯坦，雖然有英國人留下來的宗教，留下來不少的教堂，基督徒卻是不多。

“我爸爸是基督徒。你要來我們家嗎？”原來小天使在地上有家的。

維廉跟著，走進了小女孩的家門。原來他們就住在對面不遠的樓上。就這樣，在那家裏，他們同喝下午茶，女主人親手作了酥脆的花生甜點。四十年後，維廉還清楚記得。

那家的主人，是剛信主不久的劉翼凌教授，在達卡大學裏教中文，以前是作外交官的。但他實在更是詩人，是文人，曾把中文詩詞譯成英文出版，所以在巴基斯坦的文學界，很多人知道他。

但那天他們所談的，不是詩文，而是耶穌基督的福音。雖然，他們所用的，都不是本國語文，而是用英文談話，但神的聖靈動工，超越了文化界限。分手的時候，維廉變成了新人，接受了耶穌基督為救主，成為基督徒。主人送了他一本聖經，和印度聖徒巴克星的小傳。不久後，又送了他戴德生傳，還有喬治慕勒傳，都是英文本。

1954年，劉翼凌一家到了香港；以後，又到了美國。時間在流逝，人在流動。

當年播下福音的種子，卻是落在好土裏，發芽，長大，結實。

維廉用心的讀聖經，追求真理；加上幾位宣教士的栽培，成為很有長進的基督徒青年。

他原是旁蔗部(Punjab)地方的人，跟有名的印度聖徒孫大信(Sundar Singh)同鄉。他先在本鄉為主見證，以後去到首都達卡。

1959年，維廉憑著信心，走上了全時間事奉的道路。因為讀了中國內地會創立人戴德生的傳記，和信心偉人穆勒的生平，他一天一天的經歷，使他相信：戴德生和穆勒的神，是活的神，祂今天活著；祂也會供應我的需要，只要我忠心事奉。

他沒有在世上發達，卻有在主裏的喜樂和豐足。他有四個兒子，全都奉獻事奉主；三個女兒，其中有一個丈夫是醫生，一同在回教區裏作宣教士工作，把福音帶到平常艱難的土地。在牧養教會之外，他也是巴基斯坦福音協會的主席多年。他們也有電台廣播，製作福音錄音帶，並有神學訓練造就工作，預備下一代的傳道人。福音傳遞了好遠，傳了好多代。

維廉與劉翼凌有書信來往，卻並不多；但他在禱告裏，常記得引導他信主的人。這見證，他已經講給，寫給了許多百萬人，在亞洲和美洲之外，也包括去歐洲各地講道時的見證。

四十年後，現在1991年，維廉又坐在劉家的客廳裏，地點是柏客里。

維廉說，他從來沒有忘記，是神藉著中國人，領他進入了神的恩典中，所以他對中國人有特別的感情。問起他：“你有個中文名字嗎？”

“那很容易，我姓劉！”

他說：“在我的辦公室裏，挂著劉教授伉儷的照片。”又說：“巴克星已經很老很老了，不能說話，也不能行動，已經九十多歲了；他是劉先生的朋友。”我們多麼希望，主興起更多年輕人，造就他們，成為合用的器皿。

在地上相逢又別離。

告辭的時候，他要八十八歲的劉教授為他祝福禱告。他雙膝歸在老人家的腳前：那麼恭順，屬靈的真兒子！雖然種族不同，膚色不同。

出到外面。風吹在身上。風是從哪裏來的？

風，隨著意思吹，並不承認國界。聖靈的工作。福音的大能，沒有文化的分隔和限制。

1991年二月

後記：

從這個故事裏，我們可以看見幾點意義：

家庭是傳福音最好的基地。

個人見證是每個人都能作的，是引人歸主最有效的途徑。

我們該關懷別人。孩子們也可以成為福音的小天使。

隨時忠心為主撒下真道的種子，主能叫它生長。

文字是宣道的有效工具。一本聖經，三本載道的書，可以改變一個人，而改變許多人，結出美好的果子。有人慨嘆“同工會變成同攻！”但“攻”字是“文工”合成的；何不同心用文工，向撒但黑暗的國度進攻？

有人統計，美國圖書館裏，每冊書的平均價格是二十二美元，就可以影響一個人，以至許多人的生命和思想。盼望你注意文字事工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